

#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靖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C L A S S I C      I M P R E S S I O N

经典印象

James Joyce

#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李靖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 [爱尔兰] 乔伊斯 (James, J.) 著；

李靖民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6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2872-8

I. ... II. ①乔... ②李... III. 长篇小说

爱尔兰-现代 IV. I 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2887 号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作 者：[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译 者：李靖民

策划统筹：曹 洁

特约编辑：彭 伦

责任编辑：朱怡瓴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9.75

插页：5

书号：ISBN 978-7-5339-2872-8

定价：28.00 元 (精)

##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66

第三章 / 115

第四章 / 166

第五章 / 196

译后记 / 299

## 第一章

从前，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子里，有一头奶牛哞哞<sup>①</sup>沿着马路走过来啦，这头沿着马路走过来的奶牛哞哞呀，遇到了一个乖巧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宝贝儿咕咕……<sup>②</sup>

他的爸爸总给他讲这个故事。他的爸爸常透过单片儿眼镜看他。他的脸上满是毛。

他就是宝贝儿咕咕，那头奶牛哞哞是从贝蒂·伯恩家门前的那条马路走过来的。贝蒂是卖柠檬棒棒糖的。

在那小小的绿地上<sup>③</sup>，

啊，开满了野玫瑰花儿。

他总唱这首歌。唱他自己的歌。

啊，绿色的美葵在凯放<sup>④</sup>。

---

① 这个故事源自爱尔兰一个古老的传说，有一头白色的奶牛将孩子们带到一个岛国，将他们培养成英雄。

② 乔伊斯在这里用“宝贝咕咕”（喻指杜鹃鸟）预示斯蒂芬与家庭和宗教格格不入及抗争的成长历程。

③ 这是人们喜爱的一首老歌《莉莉·戴尔》里的一句唱词，“绿地”原本是“长满绿草的坟地”。由于斯蒂芬年龄很小，母亲教他唱这首歌时，将“长满绿草的坟地”改成了“绿地”。结果小斯蒂芬分不清红色和绿色，将唱词“红色的玫瑰”误以为“绿色的玫瑰”，以致后来他稍大一些的时候还纳闷怎么会有绿色的玫瑰。

④ “美葵”和“凯放”应为“玫瑰”和“开放”，此处为小孩子唱歌走调之误。

谁要是尿了床，起先床铺会是暖乎乎的，接着就会变得冷哇哇的了。妈妈在他的床上垫了一块油布，那油布上总有一股子怪怪的气味。

妈妈身上的气味比爸爸身上的气味好闻。她常用钢琴弹奏水手中流行的角笛舞曲为他伴奏。他会一边跳一边唱：

特拉拉拉①，拉拉，  
特拉拉拉，特拉拉底，  
特拉拉拉，拉拉，  
特拉拉拉，拉拉。

查尔斯叔叔和丹蒂总给他鼓掌。他们比他的爸爸妈妈年纪大，而查尔斯叔叔又比丹蒂的年纪大。

丹蒂的壁柜里放着两把刷子。那个带绛紫色丝绒背儿的刷子代表迈克尔·达维特②，那个带绿色丝绒背儿的刷子代表帕内尔③。每回他帮丹蒂拿了餐巾纸，她就会给他一块口香糖。

万斯家住在七号。他们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艾琳的爸爸妈妈。他打算等自己和艾琳都长大了，他就跟艾琳结婚。为这事他曾躲到桌子底下。妈妈说：

——哦，斯蒂芬会认错的。

① 原文为 tralala, 唱歌时用作叠句以表示欢快之情。

② 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1870 年至 1877 年因参加政治运动被英国政府关进监狱。1879 年 10 月 21 日达维特在都柏林创立爱尔兰民族土地联盟 (the Irish National Land League)，与帕内尔同为该组织重要领导成员，后与帕内尔分手。

③ 爱尔兰政治家。1875 年 4 月被选入英国议会，在议会中极力主张爱尔兰土地改革，终身积极从事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帕内尔在爱尔兰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曾被誉为“爱尔兰无冕国王”(Uncrowned King of Ireland)。他与有夫之妇英国女人凯瑟林·奥谢 (Katherine O'Shea) 坠入爱河，最终导致他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 (the 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 分裂。

丹蒂说：

——哼，要是不认错，老鹰就会来啄掉他的眼睛。

啄掉他的眼睛，

认错，

认错，

啄掉他的眼睛。

认错，

啄掉他的眼睛，

啄掉他的眼睛，

认错。①

\*

大操场上疯跑着一群男孩子。他们喊个不停，双方的级长也都在大喊着为他们加油。傍晚的天色有些昏暗，阴冷阴冷的。这些踢球的孩子们每发动一次进攻，将球砰地一声踢出去，那油光光的皮球就会像一只大鸟一样飞过昏暗的天空。他一直呆在他们这拨人的边儿上，不时装模作样地跑一阵子，因为在那个位置可以躲过级长的视线，猛力踢球的脚也碰不着他。他感到自己在那群踢球的孩子们中显得太矮小、单薄，眼力不济还老是流眼泪。罗迪·基克汉姆可不像他这样，大伙都说他能当上低年级队的队长。

罗迪·基克汉姆这个人很不错，而纳斯狄·罗奇却不怎么样。罗迪·基克汉姆的位子里总是放着护胫，他的那只打球时

① 斯蒂芬家的家庭女教师丹蒂极力反对他与艾琳交往，因为她的家人都是新教徒。关于这一点本章后面有明确提及。

盛衣服的柳条筐就放在食堂里。纳斯狄·罗奇长着一双大手，他把星期五的布丁称做毯子上的狗。有一天他曾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斯蒂芬回答说：

——斯蒂芬·迪达勒斯。

——这是个什么名字？

斯蒂芬还没答上来，纳斯狄·罗奇就又问：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斯蒂芬回答说：

——是个绅士。

纳斯狄·罗奇又问：

——他是个当官的吗？

他在他们那拨人的边儿上挪来挪去，偶尔也跑上几步，双手都冻得发紫了，于是他将手插进灰色上衣两边的口袋里。他的身上扎着一根皮带，就束在口袋的上沿。皮带也是可以用来抽人的，有一天他就听见有个人对坎特韦尔说：

——你等着，看我不拿皮带抽你。

坎特韦尔说：

——想打架你找错了人。敢不敢去抽塞西尔·桑德尔一皮带？我倒要看看，他要是不用脚踹你的屁股蛋子才怪。

这种话可不怎么好听。妈妈曾交代过他，别跟学校里那些野孩子们搭腔。妈妈好漂亮！他上学的第一天，妈妈在学校城堡式的办公楼的门厅里跟他告别时，曾把帽子上的纱幔撩起来，露出半个脸来吻他。她的鼻子和眼睛都红了，眼看着要哭起来，可他假装没瞧见。这么漂亮的妈妈，一哭起来可就不那么漂亮

了。爸爸给了他两个五先令的硬币作零用,告诉他如果需要什么就往家里给他写信,还说无论做什么,也绝不能出卖朋友。后来,在办公楼的门口,校长同爸爸妈妈握了握手,他的法衣在微风中不停地摆动着。马车载着爸爸妈妈走了。他们在车上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朝他挥手。

——再见,斯蒂芬,再见!

——再见,斯蒂芬,再见!

他又被卷入一场激烈的争球之中。他弯下腰,从一条条腿之间的缝隙里怯生生地望着那些发亮的眼睛和沾着泥土的皮靴子。那帮人一边争抢一边喘着粗气,他们的腿蹭在一起,乱踢乱踹。只见杰克·劳顿的黄靴子把球带了出来,于是所有其他的靴子和腿都跟在后面穷追不舍。斯蒂芬也跟在他们后面跑了一程,但很快就停住了。跑也没有用。过不了多少日子,他们就要回家去度假了。晚饭后,他要去自习室把贴在书桌里的纸条上记的日子从七十七改成七十六。

要是能够呆在自修室里,那可要比在这外面挨冻强。此时天空昏暗,十分寒冷,办公楼已是灯光闪烁。他纳闷儿当初汉密尔顿·罗恩<sup>①</sup>是从办公楼的哪扇窗子里把他的帽子扔到矮篱上去的。当时窗子下面有花坛吗?有一天他到办公楼去的时候,学校的管事曾指给他看当时士兵们的子弹打在木门上留下的痕迹,还给了他一块当地人常吃的那种甜酥饼。看着办公楼里的灯光,他感到心情舒畅,暖乎乎的,好像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这种光景。或许莱斯特修道院就是这么漂亮。康韦尔神父的拼写课

---

① 爱尔兰爱国主义者,据说在 1794 年为躲避英国士兵的追捕躲进该城堡,并把帽子丢到窗外的矮篱上以迷惑那些士兵,后在此遇难。

本里也有些很漂亮的句子。它们看似诗句，其实只不过是用来学习拼写单词的句子而已。

沃尔西死在莱斯特修道院

我们的院长将他葬在这里。

恶疽祸害植物，

恶瘤危害人体。

要是能躺在壁炉边的地毯上，枕着双手，品味这些句子，那就多惬意。他浑身发起抖来，就好像身上沾满了冰冷的泥水。韦尔斯可真够差劲的，竟把他撞进那个水沟里，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用他的小鼻烟盒换韦尔斯那个曾经打败过四十个对手的干栗子<sup>①</sup>嘛。那沟里的水多冷、多脏呀！有人曾看见一只大老鼠跳进那水面浮着的沫子里。妈妈准是正同丹蒂一起坐在壁炉边等着布里基德上茶。她把双脚放在炉边的围栏上，漂亮的拖鞋被烤得热乎乎的。那热乎乎的气味真好闻！丹蒂知道的事情很多。她曾告诉过他莫桑比克海峡在哪里，美洲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月亮上最高的山叫什么。阿纳尔神父比丹蒂知道的事情还要多，因为他是神父嘛。可爸爸和查尔斯叔叔都说丹蒂是个绝顶聪明博学的女人。丹蒂吃完饭后发出那种声音并用手捂嘴时，那就是她又感到烧心了。

这时，从操场上远远地传来一声喊叫：

——都到这边来！

接着，中年级和低年级<sup>②</sup>两拨队员中都有人跟着喊起来：

<sup>①</sup> 一种儿童游戏。将干栗子拴在细绳上，互相猛烈地碰撞，不碎者为胜。

<sup>②</sup> 克郎戈斯伍德学校的学生 15 岁以上至 18 岁者被称做高年级学生，13 岁至 15 岁者被称做中年级学生，13 岁以下者被称做低年级学生。

——都到这边来！都到这边来！

队员们纷纷围拢过去，满脸通红，浑身是泥，他也夹在其中，乐得结束球赛去集合。球在罗迪·基克汉姆手上，他用手拈着沾满泥土的系带拎着球。有人要他最后再给它一脚，可他只管往前走，没有答理那家伙。是西蒙·穆南叫他别踢，因为级长正往这边瞧着。那家伙朝着西蒙·穆南说：

——谁都明白你为什么会多嘴。你是麦格莱德的吧唧脸儿<sup>①</sup>嘛。

吧唧是个很奇怪的词。那家伙这样称西蒙·穆南，是因为他常跑到级长的背后把他的假袖子系在一起，而级长总会装出一副嗔怒的样子。不过，这个词的声音太难听了。有一次他在威克洛饭店的卫生间里洗手，洗完之后，他爸爸提着链子将水盆里的塞子拉开，脏水便顺着水盆下面的洞流进去。盆里的水慢慢流尽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的响声：吧唧，不过声音要大一些。

一想到这件事和那白色的卫生间，他感到一阵冷一阵热。那个卫生间里有两个水龙头，只要一拧，水就会流出来，有冷的，也有热的。这会儿，他先是感到冷，接着又感到有点热，仿佛又看到了印在那水龙头上的牌子。真是好奇怪！

长廊里的空气也使他感到冷。那空气怪怪的，湿漉漉的。不过汽灯就要被点燃了，汽灯燃着的时候会发出一种轻轻的声音，就像是哼小曲儿，总是一个调儿，只要娱乐室里的同学们一安静下来，就能听到了。

---

① 原文为 *suck*, 在这里指巴结人的人，类似于汉语中的儿语“吧唧脸儿”。乔伊斯十分善于将词的声音同意义联系起来，用在这里以及下一段中的 *suck*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上算术课了。阿纳尔神父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难算的题,然后说:

——大家注意啦,我们来看看谁能赢?开始吧,约克队!开始吧,兰开斯特队!<sup>①</sup>

斯蒂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这道题太难了,把他搞得晕头转向。胸前别着的那个画着白玫瑰的丝绸小队徽这会儿开始抖动起来。他的算术不怎么好,不过他很卖力气,只有卖力约克队才不会输。阿纳尔神父的脸看上去黑黢黢的,不过他可没有生气,他正笑着呢。过了一会儿杰克·劳顿嘎巴捻了一下手指,阿纳尔神父看了看他的练习本后说:

——正确。兰开斯特队,好样的!戴红玫瑰的赢了一分。约克队,加油哇!

杰克·劳顿扭过身来看了一眼。他穿着蓝色的水手上衣,因而他那个画着红玫瑰的丝绸小队徽显得格外红。斯蒂芬感到自己的脸也红了,他想到了大伙押在他俩身上的那些赌注,看究竟谁是一年级文法班<sup>②</sup>上的第一名,是杰克·劳顿,还是他。有几个星期杰克·劳顿拿到了第一名的卡片,又有几个星期却是斯蒂芬拿到了第一名的卡片。于是,他计算第二道算术题的时候,他那个白玫瑰丝绸小队徽一直抖个不停。这时,他又听到了阿纳尔神父说话的声音,心里一直紧绷着的弦一下子放松了,顿

<sup>①</sup> 1455~1485年期间,英国两大封建主集团为争夺王位进行内战。战争一方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族徽,另一方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族徽,故称玫瑰战争。后常用作进行比赛的双方的代称。

<sup>②</sup> 低年级分为三段:拉丁文法(三年)、修辞(一年)和人文(一年)。其实所学课程不仅是这些,如文法班除了学习拉丁语之外还要学习英语、数学、地理、历史等。

时感到自己的脸上凉爽起来。他想他的脸色一定很白,因为他感到脸上很凉。虽然他没能算出这道题,可他并不在意。白玫瑰和红玫瑰,无论哪种颜色想来都是很漂亮的嘛。第一、第二和第三名卡片的粉红色、奶油色和淡紫色也都很好看。淡紫色、奶油色和粉红色的玫瑰想来不都是很漂亮的花吗?就连野玫瑰或许也并不比这些颜色差。他想起了那首在小小的绿地上开满了野玫瑰花儿的歌。可是,怎么会有绿色的玫瑰花呢?没准儿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能找到吧。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开始由各班的教室里鱼贯而出,顺着四面八方的长廊拥向食堂。他坐在那儿,望着盘子里用木模压出来的两块黄油,实在没法去吃那潮乎乎的面包。桌上的台布也是潮乎乎、松垮垮的。不过,他喝光了那杯热茶。那淡淡的茶水是笨手笨脚束着白围腰的厨工给他倒的。他猜想那厨工的围腰没准儿也是潮乎乎的,还有那所有的白色的东西也都又冷又潮。纳斯狄·罗奇和索林喝的是家里人送来的听装可可。他们说他们不喝学校的茶,那是喂猪的泔水。他们还说,他们的爸爸都是当官的。

在他看来,所有其他的男孩子都很奇怪。他们也都有爸爸妈妈,却穿不同的衣服,说不同的话。他多么希望能回到家里去,把头枕在妈妈的腿上。可是,这不可能。于是他希望这一天中的比赛、学习和祷告都快快结束,好上床去睡觉。

他又喝了一杯热茶。弗莱明问他:

——怎么啦?你是哪儿疼还是有什么不舒服?

斯蒂芬说:

——我也说不清。

——准是闹肚子了。瞧你的脸色煞白。你会好的。

——哦,是的。

可是,他并没有闹肚子。他心想,如果人要是会闹心的话,自己是在闹心。弗莱明问这问那关心他,心眼儿真好,他感动得直想哭。他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用双手一会儿捂住耳朵,一会儿松开。每当他松开的时候,就会听到食堂里的嘈杂声。这嘈杂声就像是夜里火车发出的隆隆声。当他捂住耳朵的时候,那声音也像火车驶进隧道一样消失了。他在达尔基度过的那天晚上,就听见过火车发出这种隆隆的响声,后来火车驶进隧道,那隆隆声就停止了。这会儿他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听到火车在奔驰,隆隆一阵然后停住,又隆隆一阵再停住。听着火车隆隆的响声,然后停住,从隧道里隆隆着出来,再停住,真有意思。

这时,高年级的学生陆续沿着食堂中间铺着的垫子走了过来,先是帕迪·拉思和吉米·马吉,随后是那个被允许抽雪茄的西班牙人,接着是那个戴着毛线帽子的葡萄牙小个子。然后,中年级和低年级桌子上的人也都开始走了。所有的人走路的姿势各不相同。

他坐在娱乐室的角落里,假装看别人玩多米诺骨牌,有一两次他竟然听到了汽灯哼小曲的声音,尽管很短暂。级长站在门口,身边围着几个男孩,西蒙·穆南正把他的假袖子系到一起。他在给他们讲塔拉贝格的事。

过了一会儿,级长出门走了,韦尔斯走过来到了斯蒂芬的跟前。他说:

——跟我们说说,迪达勒斯,你每天睡觉之前吻你妈妈吗?

斯蒂芬答道:

——我吻。

韦尔斯扭身对其他人说：

——喂，大伙听听，这儿有个家伙说他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吻他的妈妈。

大家都停止游戏，转过脸来哄堂大笑。斯蒂芬在众目睽睽之下涨红了脸，连忙说：

——我不吻。

可韦尔斯又说：

——喂，大伙听听，这儿有个家伙说他每天睡觉之前不吻他的妈妈。

他们又大笑起来。斯蒂芬也强跟着他们一起笑，感到浑身发热，一时间傻了眼。这个问题要怎样回答才对？他说是，韦尔斯大笑；他说不是，韦尔斯还是大笑。可韦尔斯是三年级文法班的呀，他应该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嘛。他心里揣摩着韦尔斯的妈妈是个什么样子，可他不敢抬头去看韦尔斯的脸。他不喜欢韦尔斯的那张脸。前一天，就是韦尔斯把他撞进水沟里去的，原因就是他不肯用他的小鼻烟盒换韦尔斯那个曾经打败过四十个对手的干栗子。他那样做太过分了，所有的人都这么说。那沟里的水多冷、多脏呀！还有人看见过一只大老鼠扑通一声跳进那水面浮着的沫子里。

他的浑身好像又沾满了水沟里那冰冷的泥水，等到响起晚自习的铃声各年级的学生从各自的娱乐室走出去时，他感到楼梯上和长廊里的冷风直往他的衣服里钻。他还在苦思冥想该怎样回答那个问题。是应该吻妈妈呢，还是不该吻？吻？吻是什么意思？你把脸像那样抬起来说一声晚安，然后妈妈把脸贴上

来。这就是吻。他的妈妈总是把嘴唇贴在他的脸蛋儿上。她的嘴唇很柔软，常弄湿他的脸蛋儿，还发出轻轻的响声。人们为什么要用两张脸这么做呢？

他坐在自习室里，掀开书桌上的盖子，把贴在里边记日子的小条上的数字从七十七改成七十六。离圣诞节放假还远着呢。不过到时候它总会到来，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嘛。

在他的地理课本的第一页上有一幅地球的图画，那是在一朵朵云彩中间的一个大圆球。弗莱明有一盒彩色蜡笔，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他把这地球涂成了绿色，把这云彩涂成了绛紫色。弗莱明涂的颜色就像丹蒂的壁柜里那两把刷子，就是表示拥护帕内尔的绿色丝绒背儿刷子和表示拥护迈克尔·达维特的绛紫色丝绒背儿刷子。可是，他并没有告诉弗莱明涂这两种颜色，弗莱明自己就是这么涂的。

他打开地理课本温习功课，可是他怎么也记不住美洲的那些地名。再说了，课本上满是叫不同名字的不同的地方。它们都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国家又在不同的大陆上，不同的大陆又在世界各地，世界又在宇宙中。

他翻到课本的扉页，看自己在上面写的那些字，有他自己、他的名字和他所在地方的位置。

斯蒂芬·迪达勒斯

一年级文法班

克郎戈斯伍德学校

沙林斯

基德尔县

爱尔兰

欧洲

世界

宇宙

这几行字是他自己写的，而扉页对面那一页上的小诗是弗莱明有一天晚上跟他逗乐写下的：

斯蒂芬·迪达勒斯是我的名字，

爱尔兰是我的国家。

克郎戈斯是我住的地方，

天堂是我渴望的去处。

他倒着念这几行字，就觉得它们不是诗了。接着，他又从下往上念扉页上的字，一直念到自己的名字。那名字代表的就是他。然后他再从上往下念。宇宙的后面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可是，什么也没有这个地方是从哪里开始的？宇宙的周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标志宇宙的尽头？那肯定不会是一堵墙，有可能是一条非常非常细的线在那里把所有的东西都围住。思考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地方是一个大思想。只有上帝才能办到。他竭力去想象大思想是什么，但他只能想到上帝。上帝就是上帝的名字，就像他的名字是斯蒂芬一样。Dieu 是法语中上帝的说法，那也是上帝的名字。如果有人向上帝祷告时说 Dieu，那么上帝立刻就会知道向他祷告的是个法国人。但是，虽然上帝在世界各种不同的语言中有各种不同的名字，虽然上帝懂得所有的人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向他祷告时说的是什么，上帝永远是同一个上帝，上帝真正的名字就是上帝。

苦思冥想这个问题令他疲惫不堪，脑袋都大了。他翻过扉页，懒洋洋地望着那些绛紫色云彩中间的那个绿色的圆地球。